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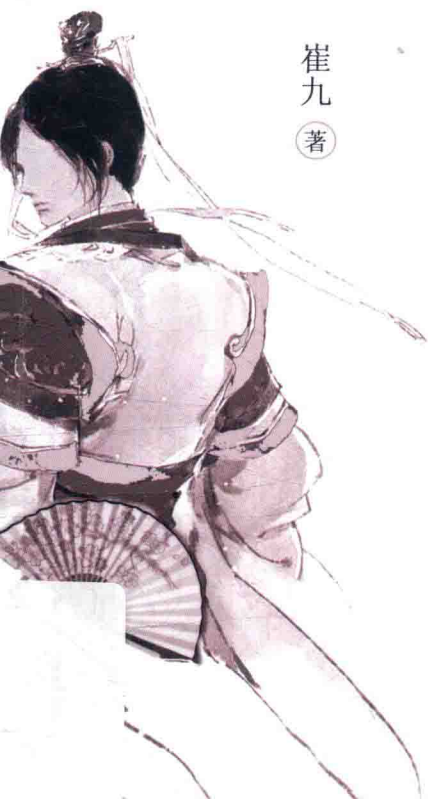


翰林院

男生版的「金枝欲孽」
古代破案悬疑推理剧

翰林院中，才子荟萃，钩心斗角，
阴影重重，风波迭起。最后谁是赢家？
幕后的凶手，到底是他，还是他？

崔九 著



翰林院

崔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翰林院 / 崔九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04-6265-8

I. ①翰…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463号

翰林院

作 者: 崔 九

责任编辑: 黄 倩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张: 10.2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6265-8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733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第一章：皇帝乱点新翰林	004
第二章：乐鱼初入翰林院	009
第三章：美人与顶头上司	014
第四章：老神捕细说命案	019
第五章：众位翰林在御前	023
第六章：徐翰林解说人情	026
第七章：翰林院不眠之夜	031
第八章：韩修撰纵论书道	035
第九章：飞云阁突起波澜	038
第十章：白侍卫狐假虎威	043
第十一章：郎舅俩狱中相会	050
第十二章：同牢少年逢春雨	054
第十三章：抽丝剥茧第一层	059
第十四章：逸洲春风助断肠	063
第十五章：抽刀断水水更流	065
第十六章：不速之客闯红楼	069
第十七章：小鱼桃林析案情	073
第十八章：韩府一日三嘉宾	077
第十九章：卢家双壁橘楼谈心	086

第二十章：春日精英邂逅时	090
第二十一章：天之骄子他乡老	096
第二十二章：状元郎心中事	100
第二十三章：梨花台各展风流	104
第二十四章：曲终人散双星会	110
第二十五章：鱼自天地活水来	115
第二十六章：青楼名姬忆往事	119
第二十七章：琉璃殿离奇事件	123
第二十八章：皇帝识破杀人法	128
第二十九章：大理寺内飞来礼	132
第三十章：假作真时真亦假	136
第三十一章：少年名捕之赌局	141
第三十二章：卢雪泽临危不乱	146
第三十三章：光华之人苦恋心	151
第三十四章：清明浊酒少年游	154
第三十五章：女孟尝现身京都	159
第三十六章：赵乐鱼深入虎穴	162
第三十七章：熊熊火海救逸洲	169
第三十八章：昨夜星辰昨夜风	174
第三十九章：树欲静而风不息	177
第四十章：卢神医妙手回春	180
第四十一章：不畏浮云遮望眼	184
第四十二章：世上如侬有几人	190
第四十三章：却上心头君与臣	192
第四十四章：无事不登三宝殿	196
第四十五章：摘花高处赌身轻	200
第四十六章：小鱼儿探病吊丧	204
第四十七章：似曾相识燕归来	209

第四十八章：卢家圣人与好人	214
第四十九章：太后钦定金玉缘	219
第五十章：风雨交加人与鬼	222
第五十一章：韩逸洲一语惊天	229
第五十二章：赵乐鱼深夜探监	232
第五十三章：幸有我来山未孤	236
第五十四章：圣旨到圣心难测	241
第五十五章：落花不是无情物	246
第五十六章：满庭芳华帝王侧	251
第五十七章：夜宴时五味杂陈	253
第五十八章：东方谐怆然出狱	262
第五十九章：青春作伴好还乡	266
第六十章：驿站夜雨涨秋池	271
第六十一章：金粉世家洛阳韩	276
第六十二章：梦里不知身是客	280
第六十三章：萧大姐再上卢府	283
第六十四章：长条乱拂春波动	287
第六十五章：迷雾中灵光一闪	290
第六十六章：兄弟密谈家国事	293
第六十七章：黑暗老尽少年心	298
第六十八章：我来施饵尔垂钓	301
第六十九章：花自飘零水自流	307
第七十章：道江南余情未了	317

引子

若问天下读书人，最奢侈的梦想是什么？头一件恐怕是入翰林院。

“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是天朝铁打的规矩。建朝二百年来，非皇族的宰相，无一例外的出身于翰林。一朝成了阁老，金马玉堂，娇妻美妾自是不在话下。连祖上三代，子孙后人，也可沾染福泽。秀才们最酸腐的理想竟都要通过翰林院的门槛来实现。因此，翰林们非但风雅，而且贵重。

然而，天朝的翰林院也有特殊之处：第一，任何时候翰林院内都只有八人而已。一名掌院学士，官居二品。两名修撰，官居四品。剩下的五名，都是六品的编修。物以稀为贵，这些翰林们走在京城的大街上，哪怕眼睛长在头顶，别人对他们也只有崇敬的份儿。第二，翰林院虽然是论学编书之地。但天朝选官，外貌也是一条不成文的标尺。金殿取三甲的时候，相貌普通的人，纵然才比子建，文章魁首，也有可能被甩出前十名。状元、榜眼、探花往往都是俊秀之才子。通常，三鼎甲最容易入翰林院。第三，翰林院被认为是今后的一品大员们历练的地方。凡过了三十岁的人，一律得移出翰林院。如果此人得皇帝赏识，从此便可一步步走向宰辅位置。倘若此人口碑一般，也可以落个封疆大吏。

翰林院是皇城边上的一进房子，御赐琉璃瓦闪闪发光。院里有一知名的花园，名为“甲秀林”。园林翠竹婆娑，花开不败。翰林们闲暇之余，常在内谈论风月，吟诗作赋。夜晚的甲秀林，乌鸦栖树，幽静如画。虽然

已经是阳春三月，寒风依然吹得卢修耸了耸肩膀。

他一回头，见有人静静站在他的背后。亭子一角的灯笼，照着韩逸洲的脸庞。他已经十九岁了。三天前，卢修才和他一起度过了他的生日。“你走路真轻，好像我大哥。”卢修微笑着说，他比韩逸洲大四岁，容貌端丽。细长的眼睛，冷静的笑容，总有点哲人味道。韩逸洲背着手，面色有些抑郁。

“我明天就要离开翰林院了。今儿个偏那么巧，我，你，还有杨青柏三人一起在这里值夜。现在又是殿试的时节了，你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吗？”

“嗯。”韩逸洲点点头。他衣着单薄，在凉风中站得笔直，仿佛豪门公子的清华之气可以抵御寒冷似的。卢修依然觉得，韩逸洲的眉宇间有少许落寞。他想了千百次，为什么这两年他变了呢？但他从来没有问出口，为什么？他终究不忍心。

三年前，卢修被皇帝亲点一甲第一名。因为他的兄长卢雪泽已经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再当上状元，无疑是一份殊荣。他记得在金殿下，初遇十六岁的榜眼韩逸洲。那少年清瘦秀雅，迎着他露齿一笑。那时候，似乎漫天的昙花，被某个青翠的影子揉碎了，只剩下淡淡的余香，悠扬在长空之中。探花郎杨青柏也算是个俊朗的男子，但当日三人打马长街了半天，卢修居然没有记住他的模样。

三人一同入了翰林院，是顺理成章的事。杨青柏行事古怪，同大家都不相得。即使对他们两个同年也疏远得很。明天，卢修就要担任大理寺卿去，而韩逸洲也升任翰林院修撰了。只有杨青柏，却要调到四川一带当知府。

“也难怪杨兄不痛快。哎，上次他校对先帝实录居然犯错，影响了他的仕途。”卢修说。

韩逸洲皱眉道：“他是不大会做人。……翰林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多了。他并不是最龌龊的一个。”卢修以前从没有听过韩逸洲抱怨同僚。今夜他

不但说了，还有咬牙切齿的味道。

“怎么了？”卢修这才发现，韩逸洲紧紧捏着玉色腕子，这是他生气时惯常的动作。

韩逸洲冷笑几声：“……不想提……”

卢修劝道：“逸洲，你还小，在这里我大哥自然会维护你。但有的时候……你只当没有看见罢了。你知道官场原本就不干净的。翰林院里面勾心斗角总有限度。不过一小池水，能扑腾起来吗？瞧我出了翰林院，说不定遇上什么龌龊事呢。”韩逸洲笑了笑，表示同意。

卢修正要说什么……西面的屋子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动。卢修和韩逸洲面面相觑。卢修面色一白，待要去看个究竟，韩逸洲却一把拉住他：“关我们何事？你别去。”他脸上阴晴不定，卢修愣住了。

静了一盏茶的工夫，猛的一声巨响，好像巡夜的更夫扔下了铜锣。不一会儿，小径的尽头有个大汉见鬼似的踉跄跑来。

“卢……卢……韩……要命了！”他尖叫着，说话支离破碎。

卢修这才拽着韩逸洲急匆匆地顺着更夫指向屋子跑去。冷月下苔藓滑溜溜，二人差点跌倒。浓郁的血腥气，让卢修忘记了一切。

门虚掩着，韩逸洲站住了不动。卢修朝内一探头，心胆俱寒。他本能地把韩逸洲拉到身边。屋内的惨烈景象，已经不能用“恐怖”来形容。但卢修知道：这一堆“物事”就是一个时辰前活生生的同年：杨青柏。韩逸洲满头冷汗。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卢修，他想起刚才他出屋子去寻卢修时，杨青柏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咱们的卢大人明天就上任了，恐怕要办几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子呢！”

会试的前夜，翰林院编修杨青柏被杀。也许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命，就是卢修办的第一件大案。

第一章：皇帝乱点新翰林

一个月多月以后，正逢发榜之日。宫中香雾缭绕，大理寺卿卢修等了半个时辰。老宦官终于走了出来，对他摇摇头：“卢大人，请回吧，万岁已经歇了。”

卢修不动声色地把一张银票笼在袖管里面递过去：“公公，万岁最近还为那事儿烦心？”

老宦官默默接了票子，压低了嗓门说：“卢大人，你们大理寺会同刑部查了一个多月。连个影儿都查不出来，万岁怎能不烦心？”

卢修黯然道：“连日来京城的名捕们都翻遍了翰林院的上下，连山西的神捕也拉来了，还是没找出头绪。哎，真难……”

老宦官想了想，笑说：“卢大人放心，这事儿关系不了您的乌纱帽。您哥哥是谁？——是万岁面前的大红人。万岁就是拿人开刀，也得给卢学士留个面子不是？”

卢修对宫内阉人的阴阳怪气向来不喜，然而这些人说话倒比谁都通透些。老宦官的话，也算透露给了他一点儿信息。他微笑着岔开话题：“明天就是点翰林的日子了，今年也不晓得是谁？”

老宦官握住嘴巴笑得直颤：“哎呦，今年翰林院一共才两空缺，其中一个还是死鬼让出来的。三天前金榜刚贴上中华门，新科状元就因为激发了羊角风。昨天晚上，新科榜眼的亲娘又恰巧死了。这两个倒霉主儿，得，一个回家养病，一个回去丁忧，就剩下个探花何……何……”

“何有伦？”卢修接了上去。何有伦是安徽人，中进士前就以丹青擅名。大约是估摸自己能进翰林院，昨天一大早，何有伦已经来了卢府拜会卢修的哥哥——掌院学士卢雪泽。何探花浓眉大眼，外表甚是雍容。对卢家兄弟都自称“学生”，在卢修看来，他像是个为人和气、少生是非的人物。

“对，对，就是他，只是剩下的一个位置——谁福气大，就是谁了。我才跟小子们说，这位爷入翰林，也就等于天上砸下个金元宝喽！”

卢修心说：福气？未必。他面子上依然淡笑着说：“有劳公公了，卢修才当朝官，规矩还要您老人家提醒。”

“好说，好说，您是上科状元公，这么客气真给老奴脸上贴金了。”

卢修兴趣，今夜无论如何不能面圣了，他继续寒暄几句，转身告辞。卢修猜得不错，皇帝并没有歇息，不过是不愿意见他罢了。

此刻，皇帝周嘉正在书房内对着一卷白纸发呆。他不愿意见卢修，倒也并非责怪他们办案不力。死去的杨青柏，似乎与翰林院任何其他人都没有瓜葛。案发的当晚，卢修本人也在翰林院内，即使他是大理寺卿，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嫌疑，况且，为卢修作证的韩逸洲，向来与卢修交好。韩逸洲本人，是最后一个见到杨青柏活着的人。所以他也有可能杀人。作为皇帝，他自然不能事事对卢修交底。

他咳嗽一声，侍卫打扮的汉子连忙入内：“万岁？”

“白诚，你看这翰林院案……真的就没有破绽？”

侍卫小心翼翼道：“臣不敢说。”

周嘉问：“那日宫内得知翰林院案子，朕不是就派了你去和刑部勘查现场的吗？你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白诚低眉顺目说：“臣猜不透奥妙，所以不敢乱说。翰林院内都是有身份的……凶手二字，臣一个粗人，怎么敢随便加在他们头上呢？”

周嘉道：“你，也认为是翰林院的人做的？”

白诚垂手道：“据臣等调查，杨翰林好像与外人无甚往来。书厅内没

有财物损失，同时翰林院内还有两个值班大人……外人……犯得着吗？”周嘉点头，挥手令其退下。他抚摸着狼毫笔杆，犹豫良久，终于写下了一个名字：赵乐鱼。

第二天，圣旨一下，京城内像开了锅，赵乐鱼？谁是赵乐鱼？问来问去，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新翰林的来历。连会试和殿试中，大伙对这个人也没有印象。只有广东会馆里，一个新科进士大为愤慨地说：“我清楚啦，赵乐鱼是金榜里面排在我后面的，似乎是广西桂林人，他怎么可以进翰林院？”

同乡们好奇地说：“第三甲一共就九十个人。你都是八十七名了，他难道是八十八名不成？”

广东进士一愣，马上捶胸顿足：“啊呀，原来这就是玄机！老天爷不公，我怎么没有摊到如此吉利的名次？”

旁人看他个头矮小，头发稀疏，也不忍打击他，追问他：“赵乐鱼什么模样？”

广东进士回答说：“他不过和我在金榜上挨一块儿。我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

旁人哄笑：“搞了半天你还是不认得他。”

赵乐鱼在京城之内，必须住店吃饭，所以自然有人晓得他。

次日的中午，在京城东北郊一家寒酸客栈里面，从老板到伙计都精神焕发。老板唾沫飞溅，对着狭窄客堂里面两个客人说：“看你现在的座位，就是赵翰林最喜欢的座位。你点红烧狮子头吗？这是赵翰林对本店厨师最赏识的一道菜。……赵翰林住哪间？恕小人不能告诉，赵翰林不喜欢起早，这会子还睡着呢。”

正说着，一个小跑堂飞奔下来：“赵翰林醒了！”

老板立刻抽身，端着伙计们准备好的脸盆上了楼梯。

屋子里面没什么摆设，还算干净。晌午的光线穿透了走廊，一个少年金鸡独立，懒洋洋靠着墙壁。虽说是起床了，不知怎么他依然一副打盹的

慵懒样。他身材甚高，骨肉匀称。阳光下，墨黑的乱发，蜜色的肌肤，都跟着耀人眼。小跑堂待要叫他，却被老板死命拧了一下。少年张开了眼睛，笑了一声。他的眼珠子灵动黑亮，有一股形容不出的锐气。而他的脸庞，五官处处恰到好处。显出晴天般的坦荡来。纵然阴雨连绵，只要屋子有他，你就会感觉到温暖。他若肯对你一展笑颜，醉人的春风就会萦绕你的心头。

“赵翰林，您老人家醒了？”老板赔笑道。

少年点头，声音洪亮：“我今天就搬走了——翰林院解决住宿，给我结账吧。”

老板说：“好说，好说。赵翰林，您下榻小店，真是小人三生有幸，使本店蓬荜生辉……”他只粗通文墨，咬文嚼字颇费力。

赵乐鱼嘿嘿笑了几声，老板一使眼色，伙计们抬上了一块匾额。他瞳仁一转，开心道：“要我题字不成？你想告诉我：账全免了，只要我给你写上几个大字？”老板连连点头。

“可惜，我写字旁边不能有人站着，不然我手哆嗦，写不成。”

老板连忙吆喝着伙计们退出。赵乐鱼摆摆手：“别，先让小毛给我磨墨。”

小毛是店里的小跑堂，他见老板走了，才擦擦眼睛道：“赵翰林，不……鱼哥。你真走了？以后我见不着你了。”

赵乐鱼将一大锭银子放在他的手心：“哥现在去的地方，不便带着小孩子。你妹妹的病好得也差不多了，听哥的话：你辞工回家去，继续念书。要是有人为难你，你到翰林院来找我。我给你撑腰。”

小毛不解地问：“哥，你怎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从来不拿腔拿调。你那么有钱，干吗不住家好些的客店？”赵乐鱼摸摸他的头，没答话。

一个时辰以后，赵乐鱼自己抱着行李下了楼梯，老板和伙计，加上店里慕名而来的客人们，一起夹道欢送。赵乐鱼一出店门，就没有回头。虽然艳阳高照，但他手上行李颇多，一顶雨天的斗笠也没处放，他干脆戴到

头上。他走了没多远，就随口哼唱起小调。他在店中住了一段日子，老板和伙计们自然领教过他的歌声。所以一听他开口，立刻一窝蜂回到店里。

此刻，老板才想起来匾额的事情。跑到房间里面一看，匾额的边上，如数放着住店的花销。不由得心花怒放，对伙计们说：“看看，人家这种气派才能入翰林院。”

他定睛一看匾额上的题字，不由得傻了眼。上面写着“宾至如归”四个大字。然而字体蹩脚，不比启蒙的学童好多少。比起附近胡寡妇药铺里的老账房，更是逊色了许多。他心里叹气，嘴上却不肯认，对伙计们说：“甭管怎么说，人家到底是翰林。赶明儿咱挂起来，总是翰林院赵乐鱼写出来的字嘛。”

伙计比画了几下，说：“掌柜的，这，这，这哪里有赵乐鱼的名字呢？”老板找了半天，果然没有署名。倒是匾额的右上角，涂画着一条小小的鱼。小鱼张着嘴，似乎在偷偷地乐。

同在这一天，翰林院修撰韩逸洲第一次看见了赵乐鱼考进士时候填写的身份牌。赵乐鱼，十八岁，广西桂林人士。父：赵成大，白身。

韩逸洲看了这个人的一行小楷，便丢在一旁。他不单头疼，连牙都疼起来。实在是因为，这位新翰林赵乐鱼的那手毛笔字忒难看了点！

第二章：乐鱼初入翰林院

赵乐鱼到翰林院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蔷薇色的云绡翻卷天际，甲秀林桃花正艳，繁茂的花枝却没有一根伸出墙外。赵乐鱼仰面看了看三个苍劲金字——翰林院。他放下手里的包袱，机灵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还大不敬地吹了一记口哨。那扇朱门似乎是一个无底的黑洞。纵然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读书人，也淹没了世间几度风流。他正想着，门自开了。两个儒生打扮的人从内迎了出来。

青衣者方面大耳，年纪稍长。绿衣者容色仅在中人之上，但衣饰格外风流，举手投足中有一种灵巧气息，竟然把他身边人轻易压倒。

赵乐鱼拱手笑道：“赵乐鱼初来乍到翰林院，有劳二位大人。”

青衣者面带不快，扫了他几眼，瞳孔突然放大：“你是子时出生的？”

赵乐鱼摸了摸还没长出胡子的下巴：“我是未时生的，又属老鼠。小时候算命先生说，我是吃饱喝足才降世的鼠——好命。”

青衣者掐了一下中指，片刻失神：“不对啊？怪事……”

赵乐鱼眼皮一压，抬起眼又是正午太阳般坦荡笑容。

绿衣者伸出扇子，打了一下青衣者的手背：“魏兄，不要卖弄你的卜卦术了。谁不晓得你是翰林里面最通命相的一个？我看这位赵兄端的是鸿运高照。”他走到赵乐鱼身边，可人香风扑鼻而来。赵乐鱼满脸天真无邪地望着他。绿衣者说：“在下徐孔孟，他是魏宜简。我们和赵兄一样，都是编修，以后望赵兄多多照应。”

赵乐鱼说：“徐兄原来也是半个江南人。”徐孔孟一怔，脱口而出：“赵兄从何而知？”赵乐鱼笑了笑：“因为徐兄用的是杭州凝阁的幽兰香，幽兰北方人用多半容易起风疹，何况徐兄……”他突然打住，吐了吐舌头，样子十分顽皮。

徐孔孟点头说：“我母亲倒是杭州长大的，后来随外祖迁到都城。赵兄也喜欢研究些熏香吗？”

赵乐鱼摇头：“嗯？那倒不是，我有个亲戚是卖香的。”

魏、徐二人把赵乐鱼引入翰林院中。夕阳斜照，庭院幽徊，魏宜简年近三十，又是生性木讷，与少年赵乐鱼无话题可讲。还好徐孔孟健谈，从翰林院的典章制度，到本朝名翰林的绯闻野史，若不是走到了住所，他还真会滔滔不绝下去。

那住所名“紫竹小筑”。月牙雕窗，红木家具，绿藤绕墙。赵乐鱼进了屋，把零碎的东西往地下一甩，脱下头上的斗笠。他招呼徐、魏二人进屋，魏宜简缩手缩脚在门口蹭，没有进来。徐孔孟迈进了门槛，噗哧笑道：“赵兄，你的袍子上怎么沾了油腻？”

赵乐鱼一看，满不在乎地向徐孔孟指了指一个大包袱。包袱皮散开了，居然是一堆厨房才用的锅子。徐孔孟哑然失笑：“赵兄还打算自己开小灶？”

赵乐鱼道：“将来你会知道的。”

魏宜简似乎急着要走，徐孔孟被他催着，连珠炮似的说：“赵兄，你赶快收拾一下，就到刚才我指给你看的南厅去见掌院卢大人，别迟了！我家在翻修房屋，这些日子我就住在你的斜对过‘翠斟轩’。晚上我过来看你。”

赵乐鱼再次拱手，也不送出来，只听得徐孔孟的声音：“老魏，你拉我做什么？”

魏宜简平板的声音说：“你倒敢在那屋里待？不怕见鬼？”

徐孔孟笑说：“怕什么鬼？万岁每天住在冤魂无数的皇宫里也不怕积

尸气。我怕什么？我和他又没有仇……你当初倒算定杨青柏死于非命……”声音嘎然而止。只听魏宜简不快地咕哝了几句。两人的脚步渐远渐悄。

赵乐鱼一共两件薄薄的单衣，随手在包袱里面翻了一件披上。世间的事情自然百闻不如一见。他本就知道，魏宜简是众翰林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人。而徐孔孟，当年也不过是二甲进士出身，不知怎么能混到翰林院里面。短短的照面，他已经觉得，这两个人也自然有一套处事的本领。

他还没有走到南厅，路过的厢房里面有个人在大笑，笑声响亮放肆，并不招人反感，反而带着一丝难以言传的媚气，有种隔靴搔痒般微妙风情。赵乐鱼心里震动，脚下并不停步。一个白衣男子猛推开一扇门，气冲冲地走出来。眼看他要撞到赵乐鱼。赵乐鱼脚尖无心般一滑，避开了他。白衣男子还年轻，劈脸瞅了赵乐鱼一眼。

虽然天色渐晚，仍然可见男子唇红齿白，相貌端正。只是他本来生得清冷，此刻他又正生气，乍看之下，可给故事里面说的“无情郎君”当个绝好的模子。“方状元，你何必呢？”那个绝美的声音唤道。

屋里人却并没有跟出来，反而“砰”的一声，门被关死了。

赵乐鱼爱看白戏，便盯着白衣人瞧。等到对方回瞪他，他才轻笑说：“大人不必生气，生气里边的就得意了。”他用手指了指紧闭的门。

他已经明白眼前站的就是目前翰林院里唯一状元出身的翰林编修：方纯彦。方纯彦理都不理赵乐鱼，拂袖而去。方纯彦的遭遇又是一本难念的经。赵乐鱼第一次晓得方纯彦的大名是自己十岁的时候。他母亲拿着“天下书法第二”的方纯彦的字，逼着他临摹。当时已出名的方纯彦，才不过十七八岁吧？还是位尚书家公子。说他书法第二，还是官面上的讲法——因为第一，永远属于皇帝。

赵乐鱼走了神。听有人轻声咳嗽，一个高大的灰衣男子，在远处朝他蔼然地微笑：“赵贤弟，走迷路了吗？”

华灯初起，赵乐鱼望他一眼。平生他第一次不由自主，心生折服。灯